

## 玉堂叢語序

玉堂叢語若干卷，太史澹園先生，以其腹笥所貯詞林往哲之行實，昉臨川世說而記之者也。其官則自閣部元僚，而下逮于待詔應奉之冗從。其人則自鼎甲館選，而旁及于徵辟薦舉之遺賢。其事則自德行、政事、文學、言語，而微摭于諧謔、排軼之卮言。其書則自金鑲石室、典冊高文，而博採于稗官野史之餘論。義例精而權量審，聞見博而取舍嚴。詞林一代得失之林，煌煌乎可攷鏡矣。起元蓋嘗攬前輩之爲衙門存掌故者，如殿閣詞林記、館閣類錄、翰林記諸書，視前代韋蘇之志，不啻至明且備，然大都以垂典制、辨職掌、紀恩遇、詳事例云爾。至于人品之淑慝，注厝之得失，朝廷之論建，隱居之講求，顧有未之及者。有先生此書，而使人益知其地重，所以居之者恒不得輕，其名高，所以副之者恒不得易。應違之主，綦迅于璣衡之間；褒貶之權，別嚴于目睫之外。所以揚前徵而貽後鑒者，豈其微哉。先生洽聞強記，酬對若流，奧篇隱牒，了辨如響。嘗試咨以朝家之憲章，人倫之品目，矢口而譚，援筆而寫，靡不批析枝條，根極要領。卽王儉之閣憶朝典，摯虞之詳練譜學，亡以喻之。使其承旃厦之顧問，應廊廟之諏詢，所以翊潤萬微，調訓九品，必有度越茲錄上者。而以抗節高蹈，未究厥施。然經國大業，出其緒餘，流而布

之，猶使蓬山之秘史，副在人間，東觀之新書，傳諸天上。先生所以爲玉堂重者，又自有在矣。起元三復斯編，爲之舞蹈，私謂後之君子，諷而求之，所以矢謨揆策。撫世長民之道，有不下帶而存者。若夫成規未泯，軼典如新，予以折衷是非，網羅文獻，又其餘事。其它流潤塵尾，丐馥筆端，咸號碎金，並失拱璧。第曰與前紀錄諸書，存之爲詞林掌故，猶未敢謂窺其大也。萬曆戊午秋日同里晚學顧起元書。

## 玉堂叢語序

玉堂叢語一書，成於秣陵太史焦先生。先生蔚然爲一代儒宗，其銓絃今古，津梁後學，所著述傳之通都鉅邑者，蓋凡幾種。是書最晚出，體裁仍之世說，區分準之類林。而中所取裁抽揚，宛然成館閣諸君子一小史然。嘻，奇矣。夫巖穴之士，何與於東觀之盛也，姝媛之儒，何接於長宿之談也。夏蟲井蛙之見，何能承宏議崇論之緒也。一旦得是書讀之，且咀嚙之，若親聆名碩之警咳，躬造金馬之創業也。以方之稗官瑣說，道之所不該，義之所不出者，是徒侈說鈴傳臆鼎也。其得失懸絕何如。嘻，亦奇矣！

夫國家二百年來，名臣碩老，強半出自玉堂精選。以故得其寸楮隻字、一事片語者，信之若著蔡，珍之若夜光。箋箋世儒，安所得全軼一莊誦乎？焦先生腦庫茹納萬有，鄴架珍藏萬卷，能哀集，更能衷裁。抽精騎於什伍，揀粹腋於衆白。都內好事者，往往祈得而梓行之，俾千古後學，不致慨我明館閣無成書，因而補苴國史之弗備也。先生之功，于是爲大。不佞粗知易者也，聞之易大畜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德惟一耳，不多也。以不多借資于多，究且化，多而還一，則善畜德者乎！以躋於篤實光輝之盛寧遠乎！夫學者得先生所集叢語一善畜

## 書玉堂叢語

余自束髮，好覽觀國朝名公卿事蹟。迨濫竽詞林，尤欲綜覈其行事，以待異日之參攷。此爲史職，非第如歐陽公所云誇於田夫野老而已者。顧衙門前輩，體勢遠闊，雖隔一資，卽不肯降顏以相梯接。苦無從咨問，每就簡冊中求之，凡人品之淑慝，注厝之得失，朝廷之論建，隱居之講求，輒以片紙志之，儲之巾箱。頃年垂八十，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其初心，不啻韓子所言者，業一切置之不理矣。相知者惜其嘗爲心思所及而廣之，余不能止也。讀者倘與近日翰林記、館閣類錄、殿閣詞林記、應制集諸書而并存之，亦余之幸也夫。

萬曆戊午夏五澹園老人焦竑書。

## 點校說明

玉堂叢語八卷，明焦竑撰。竑字弱侯，號澹園，江寧（今南京市）人。萬曆十七年狀元，明史有傳。他是明代有名的學者、史學家。曾任翰林院修撰，主考過順天鄉試。由於他性情疏直，言論行事，不迎合權貴，遭到權貴的憎惡，加之同僚的嫉妬排擠，貶謫為福寧州同知，後復因事落職。由此閉門家居，專門從事著述。焦竑治學勤奮，年青時即很有才名，學識淵博，尤精於史學，萬曆時曾參與纂修國史，撰有國史經籍志，又著有獻徵錄，歷來學者推為精博。其它著述很多，如澹園集、易筌、老子翼、莊子翼、焦氏筆乘等。玉堂叢語是他最後一部著作，萬曆四十六年為本書作序，第二年即逝世。鄭堂讀書記說此書「為其門人輩所編輯」，是頗有可能的。

此書實則是明代萬曆以前的翰林人物言行錄。書前有顧起元序，序文云：「玉堂叢語若干卷，太史澹園先生以其腹笥所儲詞林往哲之行實，仿臨川世說而記之者也。其官則自閣部元僚而下逮于待詔應奉之冗徒。其人則自鼎甲館選而旁及於徵辟薦舉之遺賢，其事則自德行、政事、文學、言語而徵摭於諧謔、排軼之卮言，其書則自金鑲石室典冊高文，而博採於稗官野史之餘論。義例精而權量審，聞見博而取舍嚴。詞林一代得失之林，煌煌乎可考鏡矣。」郭一鶚序也。

說：「體裁仍之世說，區分準之類林。而中所取裁抽揚，宛然成館閣諸君子一小史然。」

焦竑自序其書曰：「余自束髮，好覽觀國朝名公卿事蹟。迨濫竽詞林，尤欲綜覈其行事，以待異日之參考，此爲史職，非第如歐陽公所云誇於田夫野老而已者。顧衙門前輩，體勢遼闊，雖隔一資，即不肯降顏以相梯接，苦無從咨問，每就簡冊中求之，凡人品之淑慝，注曆之得失，朝廷之論建，隱居之講求，輒以片紙志之，儲之巾箱。頃年垂八十，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其初心，不啻韓子所言者，業一切置之不理矣。相知者惜其嘗爲心思所及而廣之，余不能止也。讀者倘與近日翰林記、館閣類錄、殿閣詞林記、應制集諸書而并存之，亦余之幸也夫。萬曆戊午夏五澹園老人焦竑書。」

本書所記述的內容，許多是作者的耳聞目睹，有些采自有關人物的傳狀、碑銘和年譜，也有些出自文集、筆記和雜著，凡引他書，皆一一注明出處。其所引各書，有的已經亡佚，其中的史料賴以流傳。這部書保存了不少有意義的真實史料，可作爲研究明史的參考。

關於本書的史料價值，這裏略舉數例。如記弘治時劉忠宣（大夏）收市法實邊的措施：

「弘治丁巳，虜人塞，師行乏軍興，劉忠宣以戶部侍郎出經畫。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各客商家，

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卽中貴子弟弗禁也。不兩月，積蓄有餘。蓋往日糴買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十五。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卽欲收糴，無所糴。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此記弘治十年劉大夏、李介理宣府大同軍餉事。明史劉大夏傳，卽據此潤色而成。這則材料，對於研究明代的邊政是頗有助益的。同時，中貴子弟依仗劉瑾的權勢，趨利害邊，於此也可見一斑。

又如嚴嵩之客鄢懋卿蠹盜淮鹽之事：

「天下鹽額，獨淮揚重，歲賦六十餘萬金，應上供司農爲五十萬金。而前是分宜之客鄢懋卿，以都御史經理，肆爲蠹盜，乃欲以利孔詭結上心，搜宿逋及積羨得百萬金以聞，遂定爲歲額。額輒不登，而商漸困，至有雉經者，不則亦鳥獸散。徐公階熟知其弊，俾御史發之，擬旨仍舊額，額亦登，流徙悉復。」

又如徐階主張買畿內糧麥以運宣府供邊用，一則可使邊卒沾惠，二則可平當地糧價。尤可注意的是，備言邊地與畿內當時的米麥價格，無疑是研究經濟史的具體史料：

「徐公階念虜移庭牧，宜大與虜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中金三兩，而所給月糧僅七環，半菽且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止直四環，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環可出居庸，抵

宣府，費八環，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具疏上，上大悅，令密撰諭行之。」

明代官場之弊，賄賂勒索公行，所謂「頂首銀」者，就是這種弊端之一種：

「凡投選及各項文移，吏輩多假駁查送問爲騙局。霍公韜立法，當堂明諭，奸吏無所措手。吏役應撥諸衙門實參者，例俱拈闕，以示不私。唯吏部及錦衣衛吏，則坐名撥缺，蓋皆依託勢要，行重賂以圖厚獲者。新舊相代，索頂首銀多至千金。公一概闕發，痛革頂頭之弊。文選司有寫本承差十二人，皆勢家豪戶買納者，日用厚費供司屬宴飲，授選日則擇地註官。公盡革黜之。」

明代司禮監內官之專橫跋扈，干預朝政，在嘉靖時已經不可一世，至到明代後期，朝政之由中官壟斷，是必然的發展，本書卷二中有一條說：

「世廟初卽位，廷和具詔草上之，報可。始草上，而司禮諸中貴以其關內政者數條屬廷和削去，廷和曰：『往者吾儕之不得職，公等謂出上意，今者亦出新天子意耶？吾儕賀登極後，惟有一去。且叩之上，以誰削詔草，必有當之者。』於是蔣冕及毛紀相繼發危言，諸中貴語塞。已而詔下，正德中蠹政釐革且盡，中外加額，稱新天子聖人。而所革錦衣等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爲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殆



盡。失職之徒，銜廷和切骨，入朝有挾白刃恫喝於輿傍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爲廷和出入衛。朝廷大臣也不免受諸中貴的白刃威脅，其烈燄之勢，於此可見一斑。而最高統治者皇帝，也不過令加護衛而已，也不能或不肯稍剪其羽翼。另外，此次裁減錦衣衛、內監局等人等，其數量就有十四萬八千之多，其全部人數之衆可想而知。這樣多的人受中貴指使，難怪其權勢炙手可熱。它們給社會所造成的危害，不難想像。

關於永樂時修永樂大典的情況，此書所記，也頗有可採。陳濟以布衣任永樂大典的副總裁，卷一說：

「朝廷修永樂大典，大臣有言陳先生濟者，以布衣召至都，爲總裁。時合內外詞臣暨太學儒生衆數千人，繙閱中秘四庫書，浩瀚填委。先生至，則與故少師姚公、尚書鄭公、祭酒學士數輩，詳定凡例，區別去取，莫不允愜。而六館執筆之士，凡有疑難，輒從質問，先生隨問響答，未嘗紙滯，疏抉剖析，咸有源委，非口耳涉獵者比。故一時之人，無不服其該博。」

此外，本書關於洪武時繙譯天方曆書和編輯華夷譯語，也是有關文化和中外交通的有用史料。

其他如卷二記述節制僧道度牒之例，卷一中一條反映私習天文之禁，卷二記載有關鄆本恕起事的情形，卷二詳載張永被逮的經過，以及有關著名書畫家文徵明的言論行事等，都是有價

值的史料。類似這樣的記載，本書還很多，此不一一臚列。

此書一直流傳不廣，只有萬曆四十六年曼山館刻本，後來重印時曾略加刪改。重印本與初印本比較，除個別字句有異同外，有些條目也有改易之處。這次整理即以重印本爲底本，用初印本對校，校改之處，在校勘記裏一一注明，以供讀者參考。校點不當之處，希讀者批評指正。

點校者

# 玉堂叢語目錄

## 卷之一

行誼……………一

文學……………一五

言語……………三〇

## 卷之二

政事……………三三

銓選……………四九

籌策……………五三

## 卷之三

召對……………六七

講讀……………七一

寵遇……………七五

禮樂……………八八

薦舉……………九四

## 卷之四

獻替……………一〇〇

侃直……………一〇八

纂修……………一二七

調護……………一三二

忠節……………一三七

## 卷之五

識鑒……………一四六

方正……………一五五

廉介……………一六三

義槩……………一七〇

器量……………一七四

長厚……………一八〇

退讓……………一八三

慎密……………一八七

敏悟……………一八八

卷之六

出處……………一八九

師友……………一九一

品藻……………一九七

事例……………二〇〇

科試……………二〇九

科目……………二一六

容止……………二三四

卷之七

賞譽……………二二六

企羨……………二二八

恬適……………二三一

規諷……………二三六

豪爽……………二四一

任達……………二四三

夙惠……………二四七

遊覽……………二五〇

術解……………二五二

巧藝……………二五六

傷逝……………二五八

卷之八

志異……………二六〇

簡傲……………二六七

諧謔……………二六八

# 玉堂叢語卷之一

## 行誼

贊善大夫龍泉章公溢，始生，其音如鐘，及成童，嶷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至正壬辰，蕪、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爲賊所得。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子，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語賊曰：「兒幼無知，我願代之。」賊素聞公名，方出重購以求之，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願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脇，曰：「不降者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爲不義屈。」賊怒曰：「汝誠不畏死。」曰：「死卽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給守者，乘間脫歸，避地閩中。太祖以東帛召公，遂起爲佐命勳臣。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洪武初，以郡邑薦至京，制作稱旨，召官翰林。令以家屬赴京就祿，值父病，數月不至。上怒，謫居遼陽，不久，放歸鄉里。買地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營間，老翁

以無依故悲，公聞，惻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值。後起爲文淵閣大學士。

太祖嘗召宋文憲，問廷臣臧否，第言善者。復問否者爲誰，對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若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吳琳既家居，高皇嘗遣使察之，使潛至琳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兀，起。拔稻秧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家何處，其人尚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白，上益重之。

方正學父克勤，洪武初，爲濟寧州。有誣以擅用倉中炭葦者，被逮。正學上書政府，願以身從軍，贖父罪，不報，竟謫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克勤，正學復草疏，將伏闕訴之，而克勤沒於京師。論者謂正學平生，臣子兩遂，忠孝竝弘。

權謹迎母就養，母疾，願天祈以身代。母卒，躬負土成墳，廬墓三年。有白兔青蛇，馴擾不去。

楊榮聞父計，告歸，賜以鈔幣，命馳傳以往。既襄事，乃料檢鄉黨平日有假貸錢穀弗能償者，悉焚其券。族人喪不能舉者，悉爲葬之。貧弱不能自存，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產業致爭者，割己業畀之。詔起公，宗戚鄉鄰送行者咸垂涕。

楊文敏從文廟北征，蚤發凌霄峰，公與學士胡廣、金幼孜迷路，太宗命中官追尋，得之。時昏黑，中官馳去，公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學士、金侍郎不顧而去。公下馬，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墜馬，鞍盡裂。公卽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驛馬，從夜至旦，不勝疲勞。翼日出山，望見左掖，乃趨赴之，至午，方詣中軍。上大喜，慰問良久，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上曰：「廣非僚友耶，何不顧而行也？」

金問兄聲，好古嗜學，問事之如嚴師。嘗病熱劇，醫云必得螺可治。方盛寒，問解衣循河視之，得百枚以進，病良已。

李希顏足跡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驍輿訪公，途遇一老，枕袋側卧，前驅蹶之，乃先生也。

遂與班荆，傾囊以別。首戴箬笠，身著緋袍，時臨盛會，客嘲之，曰：「戴者本質，著者君賜也。」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  
言之，惟恐其不得盡也。

劉鉉祿賜之餘，必分惠宗族，故舊之貧者，恒館粟之，僚友卒而乏者，爲具後事。復教其孤，  
有至顯官者。有病吏，憐而舍之，染其疾及家人，或請遣之，公弗聽，已而皆愈。

宋琰居鄉，勇於行義。時疫大作，姑家尤甚，人皆遠避，無至門者。公曰：「若此，噍類絕矣，  
患難不恤，何以親爲！」遂宿其家，躬治湯藥，以全活之。卒者，出地葬之，鄉間爲之感化。

陳檢討繼幼孤，母守節甚堅，訓公嚴篤。郡邑上其事，朝命巡按御史廉之。御史既得狀，復  
微行至其鄰家樓上，潛窺之，節婦方率子灌園，節婦前行，檢討抱盎從，步趨整肅，如朝廷然，已  
而同灌。少頃，節婦入內，久之，手持茶二甌來，檢討遙望見，遽擲盎趨迎至前跪，兩手捧一甌而  
起飲之。御史不覺動容稱歎。卽以上奏，旌表門閭。



宣宗幸史館，撒金錢於地，命衆取之，學士李時勉獨立不動。上嘉歎，親取袖中餘錢賜之。

楊鼎鄉試首薦，聞南京祭酒陳敬宗學行，乃求人南監卒業。不攜一僮，攻苦力學，躬自執爨，恬如也。敬宗試其文，察其行，歎曰：「閉戶端居，甘人所苦，雖簞瓢不是過也。」亟稱其賢。有郡守欲妻以女，鼎以不告父母辭。乃托鼎同鄉兵部尚書徐琦與敬宗言曰：「鼎清貧，而彼富裕，父母聞之，於心必安。」敬宗亦勸鼎從之，鼎對曰：「原憲雖貧，於道則富，猶頓雖富，於道則貧，鼎也敢貪富乎哉！」敬宗益羨其操。

楊鼎居家，冠婚祠祀，遵用古禮，其家法爲縉紳所宗。又築靜善書院，延師以教里中子弟。歲饑，悉出所蓄，以賑親舊。嘗語人及諸子曰：「吾平生無可取者，但識廉恥二字耳。」爲左中允，以才堪經理，陞戶部右侍郎。恐不勝任，書「十思」於座隅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